

北董/著



这是一部用生命写成的书，是青少年成长励志小说中的魁首之作。激扬的文字，生动、精彩。故事讲述了一个出身卑微、家境贫穷的农村少年忍辱奋进，进城求学的经历，读来不禁令人潸然泪下、喟叹良久……可以说是当今青少年找回世间真情的一剂良药。

不一样

DIFFERENT BROTHERS

兄弟

山东美术出版社

不一样^的
DIFFERENT BROTHERS
兄弟

北董/著

山东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不一样的兄弟 / 北董著. — 济南 : 山东美术出版社,
2010.1

(红蜘蛛书屋)

ISBN 978-7-5330-3047-6

I. 不… II. 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6363 号

策 划: 鲁美视线

特约策划: 段 洁

策划编辑: 董保军

责任编辑: 吴 晋

内文设计: 王秀丽

出版发行: 山东美术出版社

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(邮编: 250001)

<http://www.sdmspub.com>

E-mail: sdmscbs@163.com

电话: (0531) 82098268 传真: (0531) 82066185

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

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(邮编: 250001)

电话: (0531) 86193019 86193028

制版印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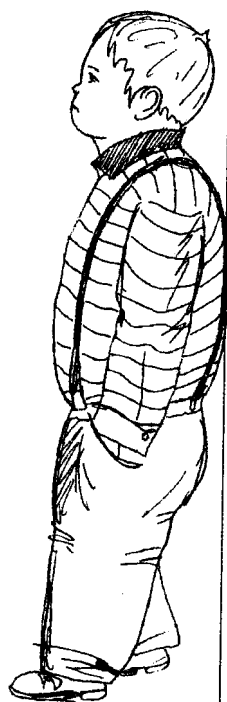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: 635×880毫米 32开 7.75印张

版 次: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18.00元

目 录

- 第一章 突来的变故 / 1
- 第二章 白手心，黑手背儿 / 19
- 第三章 班官儿 / 43
- 第四章 胡哈教主 / 61
- 第五章 奥数风波 / 71
- 第六章 电脑算个屁 / 81
- 第七章 情窦幽幽 / 95
- 第八章 家教来了 / 105
- 第九章 轮滑潮和外号热 / 119
- 第十章 恶人治鬼 / 131
- 第十一章 土洋小合奏 / 143
- 第十二章 卫生间里的“窃听” / 151
- 第十三章 祸起好奇心 / 163
- 第十四章 孩子就是妈的苗 / 175
- 第十五章 同学怀念着 / 183
- 第十六章 情意在人间 / 193
- 第十七章 重返（4）班 / 203
- 第十八章 中落的人家 / 213
- 第十九章 暴盲之痛 / 223
- 第二十章 牵手 / 233



柳林小熙

林家响





第一章 突来的变故 |



还不是因为丑恶的爸爸！

丑恶的爸爸！

丑恶！

那时候，林家响还上着小学，六年级，当着班长。就快毕业了，他心里怀了激动，又难免惆怅，他觉得，升学是好，可是舍不得离开同学们和敬爱的小苗老师。同学们对他太好了，而小苗老师呢，简直跟亲妈妈一样。

班主任小苗老师 30 左右岁吧，漂亮、活泼又善良。她本是县城里的人，听说是师范大学毕业的，应该教中学，可是甘当志愿者下乡支教，在这所林家梁子小学已经干了 3 年多。她明明知道，男孩林家响的爸爸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赖皮，偷偷摸摸，坑蒙拐骗，在村里有着一个难听的外号——“八爪黄鼬”；可是她并不因此歧视林家响。她知道，过去人们常说这样一句话：“一个人，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力”，这话没错。林家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多么不幸啊！不过，有一点是值得林家响骄傲的，那就是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妈妈。家响的妈妈叫陈景华，长相端正，称得上漂亮，勤劳又能干，而且非常贤惠，对家响奶奶的孝顺出



了名，受过乡政府的表扬。谁家有紧活儿，有难处，她会爽快地帮助人家。她对她男人的所作所为特别气愤，她和他绝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。村里人说，陈景华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她没有提出和男人离婚，就是怕林家响有了后爹吃苦头。她忍着，一年又一年，和男人打着一场两个人的战争。她盼着男人浪子回头，改邪归正，有一天变成个像模像样的庄稼人。

小苗老师了解林家响的家庭，喜欢林家响如他妈妈一样的好秉性。同学们也喜欢林家响做游戏时，以“手心手背儿”分拨结伴，谁都想跟家响一伙。小苗老师不仅让家响当上班长，还常常资助家响一些零钱，给家响买本子呀、笔呀、图书呀，前前后后有多少次，那是记也记不清了。

“老师啊，”林家响好几次都这样说，“咱妈妈说，您挣钱也不多，到乡下来又挺苦的，就别顾我了！”

小苗老师捻着家响粗糙的手背说：“我顾你多少呢！不值得说说哩！林家响你好好念书，立志成才啊！林家梁子自古以来没出过高中毕业生，你应当是头一个！而且，念高中不是最后的目标，你要争取上大学，记住没有？”

林家响心里一阵热，却不作声。上大学？敢情是梦寐以求，可那不是登天吗？早就听说上大学花钱不论百不论千，得论万，咱能把初中顶下来就很不错了。

这天，毕业考试结束了最后一科，大家都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里。林家响和三名伙伴玩一种独脚站立捣膝盖的游戏，他们用出手心手背儿的方式结对子。唱着下面的口令，把自己的手伸出来，看看谁跟谁一致。

白手心，黑手背儿，
谁愿跟我凑一对儿！
白手心，黑手背儿！
谁愿跟我凑一对儿！

.....





不论做什么游戏，谁都愿意跟林家响一伙儿，因为林家响个头不大却极有力气，而且从不狡赖。为了达到跟林家响一伙的目的，出手心手背儿的时候，都尽量盯着林家响的动作。

但是动作迟于口令是违规的，想跟林家响“凑一对儿”还得靠运气。

凑对儿还没结果，小苗老师招呼了：

“林家响呀，叫上同学们，摆凳子，坐到教室前面来，面朝南，照毕业相啦！快些啊！”

原来，从镇上请来的大名鼎鼎的跛脚照相师，已经在教室前面摆好了一个三脚架。

照毕业相，这他知道。他今天特意穿了妈妈拿新布头做的蓝色半袖衫。还有一双绿胶鞋，也是从集上新买的。小苗老师穿上了湖绿色的新裙子，头上扎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，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就在大家欢天喜地地搬来凳子，排队照相的时候，忽然有个迟来的男生，悄悄地对着林家响的耳朵，说了一句吓死人的话：

“林家响，你爸死了！”

林家响腾地一下立起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爸死了！”

“你敢瞎说……”

“我起誓，我不骗你的！”

对林家响来说，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啊。爸爸固然没有个好名声，让他和妈妈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，他也从来没在乎过爸爸的存在；可是，爸爸突然死了，这不是小事啊。

爸爸好几个月都不在家了，没人知道他飘到哪个爪哇国去了，那么，他死在哪儿了？得了什么病？尸体又怎么运回来呢？妈妈知道了吗？奶奶呢？尽管在林家响的记忆中，爸爸留下的印象不是偷别家的东西卖钱换酒喝，就是打骂妈妈，



打骂他，就是和奶奶翻脸、顶嘴，就是遭村里人议论、抢白、唾弃；但听到这个消息他还是浑身发冷，无声地哭了。为什么哭呢，他自己也不明白。

“快坐好快坐好！”跛脚照相师催促着，“不要互相挡着！别阴沉着脸啊！笑一点笑一点，说‘茄子’嘛！预备5，4，3，2，1！”

林家响拿袖子抹净眼泪，强忍着伤心，坚持和大家照完了相，就跟小苗老师请了个假，一溜风朝家跑来。



原来，爸爸没有死在外面，他昨天晚上偷偷回到家乡，乘夜盗割青山崖一家养鹿场机井上的电线，不知怎么失手，被电死了！

丢人！现眼！可耻啊！

一个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父亲呢？林家响真想跳河！

妈妈没有一滴眼泪，脸色煞白地走里走外。她好像在收拾东西，又机械地把刚刚收拾好的东西挪来挪去，跟没收拾一样。

没有像别人家办丧事那样穿白戴孝，更没有在门前搭棚，请喇叭锣鼓，也没有买肉买酒招待帮工，好像丧事是别人家的。

村长和邻居们，也不说什么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热心地帮着妈妈操持丧事。

爸爸躺在一口薄薄的棺材里，家响想去看一眼，可是爸爸的脸盖了一块白布，身上蒙了一张黄色蓝花的纤维布单子，就全看不见了。他想揭开那块白布，妈妈拦住了他，说了一声“别！”是怕他做噩梦。



“家响呀，”妈妈眼里含着不落的泪珠，对儿子说，“我们命苦，你没爸爸了。好哇，没就没吧，你没听村里人说么，你爸爸他，活着脏条街，死了臭块地，不死不活万人腻，咱们都不用想他！”

家响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泪水挂在腮角，胡乱地点头。别人都有爸爸，自己怎么可以没有爸爸呢？

“就去他的吧！”病恹恹的奶奶捂着胸口，咳咳喘喘地对家响说，“你爸他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该死不留念想儿！他死他的，咱活咱的！”

家响也不知道该跟奶奶说什么，木然地乱点头。

再简单不过的丧事办完了。家响看见，妈妈消瘦得不像妈妈了，忽然就老了，黑黑的眼圈儿黄黄的脸，散乱的头发也不着一下梳子，话少了，是嗓子疼。

让他不放心的是奶奶，奶奶病倒了。她的右手老是揪东西，捏东西，胳膊还止不住地摇晃，像什么机器上的一个零件，不由自主。

田里的活儿很多，玉米和棉花要锄草、施肥、打虫，西瓜秧要压蔓，饲养的两只母貉子更是不能疏忽，清扫粪便，饮水喂食，再加上两头小尾寒羊要拉出去放青，11只鸭子天天要赶塘，要收群。家响跟着妈妈起早贪黑，忙得像陀螺。他要抢着活儿干，尽量让妈妈轻松一点。

没过几天，他接到了通知书，考取了县二中。

“小苗老师说，”他抑制着兴奋，很小心地告诉妈妈，“咱林家梁子就我一个人考上了二中。别人差多差少的，都不够分数段，又舍不得拿钱买分读议价，就只能上镇中了。”

妈妈一手抚摸着家响汗酸味的脑瓜，一手揉揉眼睛，费劲地咽下几口唾沫，才说：“考上了……那……好啊，真不容易呀！”

“小苗老师还说，县城二中设备好，师资力量强，电脑有许多台呢！”



“是啊……那好啊。”

林家响干活就更来劲了。他知道，妈妈没有钱供他进县城住读上中学，想攒些钱，给他买一辆七八成新的自行车，让他走读。走读比住读省钱多了。买车子的钱呢，就等出在西瓜上。好在旧车子不算贵。

“妈妈，我们该卖西瓜了吧？”

家响缩着裤腿，赤着两只黝黑粗皱的大脚片片，大脑瓜一晃一晃地在西瓜田里蹚来蹚去，在每个大个的西瓜旁边插上一根细柳枝。“快长啊！快长！”他对西瓜们说，“林家响要进城上中学了，要买车子了！”

“家响，别踩坏了瓜秧啊！”一脸热汗、脖子赤红的妈妈，拿打了补丁的旧草帽扇着胸脯，说，“今年西瓜长得真好，可惜，价钱没大上去，听说现在才四毛多钱一斤。”

“妈，咱们先尝尝行吗？”家响摸着一个花皮大西瓜，弹弹，咚咚地空响，跟妈妈商量。种二年瓜了，家响没吃过一个好瓜，好的要卖掉，生的，熟的，人家退掉的，那才是他的“口福”。

“你舍得吃呀！”妈妈抹把汗，笑着问儿子，“你舍得，妈就舍得！”

“可别！”男孩笑了，赶紧说，“糟蹋了可惜，尿泡尿就没了。一个大瓜没准能换来一条新车胎呢！”

邻村一个推车子卖冰棍的男子从地头上过，哗铃哗铃摇了两声那只破铃铛。妈妈撩起裤脚，去摸袜桩，那里面或许藏着块儿八角的钱呢。家响忙说：“妈，我不渴！真的！”

妈妈放下裤脚，把儿子往怀里一揽，仰头看住天。她没说什么，眼里却含上了泪花。种瓜人舍不得吃个瓜，宁愿渴着，不知怎么，妈妈想起一句老话：“卖油的娘子水梳头”。

有懂事的儿子，真好！

妈妈想。



早饭后。

乐丰县城里的柳林小熙家。

这的确算得上一个小康之家了。140 平米的房屋，6 层楼的第 3 层。客厅、餐厅和住室都装了东洋的三菱空调，客厅里是金黄图案的纯毛红地毯，有一架英克莱跑步机，墙上挂着拉簧式健身器。高档饮水机挨着红木架的方形鱼缸，两条名贵品种的热带鱼悠闲地亲昵。陈设齐全，装修豪华。

独生男孩柳林小熙，在阳台上拉手风琴。窗子拨开一扇，好听的琴声清泉水一样流淌出去，每每吸引过往的大人小孩别过头来看。演奏了两遍《游击队之歌》后，他对妈妈说：“妈，我走啦！”

柳林小熙的妈妈柳晓艳，正收拾着盘盏碗筷，往冰箱里送吃剩下的东西。她叮嘱儿子道：“练完琴就早早回来，中午香菇炖排骨！”

柳林小熙充耳不闻，他在翻找东西。衣服、毛巾、袜子、杂志和书，一通乱丢乱扔，很有几分放纵。“这都谁乱扔的呀，我啥都找不着啦！乱！乱！乱！”他抱怨别人呢。

柳林小熙的姥姥，一位常常自称“万事通”的 60 多岁的老太太，站在外孙旁边，用爱怜又批评的口吻说：“哎呀小祖宗，你到底要找啥呀？而且你倒是说话呀！找啥？说呀！这脾气是咋的……”

姥姥常年住在这儿，因为她亲生的一个儿子上着中专洗澡淹死了，她一辈子前前后后找下的三个老伴没能陪她活到今天，她说人家的亲生子女对她不友好。





柳林小熙一边扔一边说：“我的眼镜呢？不戴眼镜，而且咋看谱子啊？闲着没事老是乱动我的东西！”

“而且”是姥姥的“滥用词专利”，街坊邻里称姥姥“而且老太”。小熙也常常“而且”姥姥。

“在这儿！在这儿！”姥姥回她的屋里拿来眼镜，递给柳林小熙。“姥姥给你收着呢，不是怕你摔坏了嘛！”

妈妈习以为常地重复她的话：“我说小熙，你听见没有哇！练完琴，早早回来！中午香菇炖排骨！”

柳林小熙嘴里嘀嘀咕咕地哼谱子，并不回答妈妈。

柳林小熙的爸爸林向强就来气了：

“听你们烦不烦啊！小熙，妈妈跟你说话呢！都多大了，还让爸爸妈妈这么操心！现在这些孩子是怎么了！耳朵里塞鸡毛啦？”

柳林小熙并不像别家孩子那样畏惧爸爸，他说：“你们是爱操心呀！你不是天天说累死了忙死了急死了憋死了么，连礼拜天儿都不休，还老是瞎操心别人干啥！你们三个人管我一个人，瞎管没商量，叫我怎么活？哎呀呀，真是不幸的一代！烦！”

姥姥沉下脸来，道：“不许这么说话！兴你说呀！而且尊敬家长是礼貌就一点不懂啊！”

柳林小熙背着琴，大大咧咧地开门走了。

妈妈叹了一口气。

柳林小熙却又回来了。他领来一个乡下人。

柳林小熙在门外就喊上了：“爸爸，有人找咱们！是个乡巴佬！”

“乡巴佬”尽管不爱听这侮辱人的称呼，但看对方毕竟是个半大孩子，也没怎样。他看看自己粘着泥巴的脚，望望人家客厅里的红地毯，仅把脑袋探进门，问道：“你们家，是姓林吧？”



柳林小熙抢着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说了么，我们家是姓林！美国总统林肯的林！影视明星林心如的林！嘿嘿，我们家也姓柳，因为我妈姓柳，柳宗元的柳，大柳树的柳！”

“乡巴佬”问道：“你们老家，是马河镇的林家梁子吧？”

林向强：“是啊。老家是林家梁子。您找我们什么事啊？”

“乡巴佬”继续问道：“你是——林向大的兄弟，老二，林向强吧？”

林向强：“是呀。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您进来，坐沙发上说！进来吧！”

“想借钱我们可没有！”姥姥挤上来，说，“而且贷款把腰都压弯了！车辆挨卡我们也没门子，不认识交警队，这年头说话办事看钱不看舌头！”

“乡巴佬”没进来，他说：“我脚忒埋汰，就在这儿说吧，你哥哥林向大，死了，我是来报信的。”

林向强打个愣，沉吟不语。

“乡巴佬”也就打个愣，说：“我找错了人家吗？那……可对不起啦！”他转身要走。

林向强说：“错倒是没错，可是我和我哥哥断绝来往，十五六年了。说句话也不怕您笑话，我们俩呀，怎么说呢，是井水不犯河水了！”

柳晓艳擦干手来到门口，补充说：“就这么说吧，我们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乡下有个大伯，也不知道林家梁子有个老家！是谁要你送信给我们呢？我们跟林向大真的没一点来往。他们家大事小事，我们都不想掺和。想来您也知道林向大的为人……”

“乡巴佬”说：“这……可能是您老母亲让给你们送信的。你们掺和不掺和，我就不能多管了，你们自家的事嘛。——好啦，‘乡巴佬’走啦。”

“乡巴佬”溜了柳林小熙一眼。



林向强赶紧追问了一句：“那我打听一句，林向大，他怎么死的呀？他40岁出头的人，不算老哇！癌症？车祸？”

“乡巴佬”打住脚，说：“这……嗨……”

柳晓艳追问道：“怎么，您说呀！有啥难开口的吗？”

柳林小熙插嘴说：“吞吞吐吐啥！说呀！”

“乡巴佬”才说：“唉！他这人……盗割农用动力线……不知怎么，挨着了高压线那头……电死了。我也说不详细，走啦！再见再见！”

来人下楼了。

柳林小熙听得愣头愣脑，忽然问道：

“老爸哟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咱们别处还有个家呀？”

姥姥对林向强说：“你看看你们哥儿们，你的亲哥！你听听！盗割电线，破坏生产，而且跟四个现代化作对！你看看！也好啊，恶有恶报，而且活活电死了！”

林向强心绪乱乱的，说：“他姥姥，你咋这么说话呀！是我叫他犯法的吗？”

柳晓艳有点急，催促说：“快说正事儿吧，事情来了，只有面对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
姥姥抹搭一下眼皮，厌恶地说：“还能怎么办？！向强不是说了吗，井水不犯河水！好好的一个礼拜天，而且一大早来了个报丧的，搅啦！”

林向强沉吟道：“我16年没回家啦！我跟他一刀两断啦！我一想起他来，就脸上无光！他是我们老林家的耻辱啊！”

柳晓艳为难地说：“如果不去，老家的乡亲们肯定要笑话我们不仁不义。如果去呢，唉，你说我们啥心情啊！”

柳林小熙把手风琴撂在沙发上。“老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咱们有两个家呀？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呀？秘密？你没偷偷地……包二奶吧？”

林向强黑下脸来，抽手想扇儿子的耳光，胳膊却被姥



姥抱住了。

“啥孩子啊！练琴去！去！去啊！”姥姥护住柳林小熙，一边说着，把柳林小熙推出门，咣当一声关了。

柳林小熙没走，在门外偷听呢。

只听姥姥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这丧事，我们不能去！啥笑话不笑话？人没远虑，必有近忧！而且你今天一旦露了面，而且朝后的事情多着呢！拉稀擦屁股——没完没了！”

爸爸摘下帽子又戴上，戴上帽子又摘下，愁眉不展地说：

“我……我在乐丰县城，够不上数一数二的名人，可谁都知道我是个不大不小的经理、企业家。这下亲哥哥没了，我连个影儿都不去晃一下，只怕村子里人嘴无遮拦，说三道四。关系再臭，也是一个妈生的……”

柳林小熙突然开门进来。

真是没心少肺的宝贝，你听他说：

“老爸，去吧！我也去！我喜欢乡下！乡下真山真水，那叫大自然，有蝈蝈啊！”他说着就学起了蝈蝈叫……

姥姥恶狠狠瞪他一眼，训斥道：“你疯啦！你以为那是游山逛景儿啊！去！练琴去！”她再一次把小熙推出门。

柳林小熙继续听着。

爸爸说：“我觉得……”

姥姥打断了爸爸：“你就别‘觉得’啦！一个贼，死了，活该！你可是堂堂一名政协委员，有头有脸的企业家，不怕丢名声啊？过去，你一年给你老娘寄一次钱，而且今后，还是一年寄一次钱，得啦！”

爸爸叹息道：“那就算了！我不是说他的名声一定会臭了我，我……心里腻味，晓艳，捎500块钱去吧，别的不说，大嫂可怜啊！快骑摩托追一下，那人走不远呢。”